



都柏林總主教 Dermot Ryan 在 Glasnevin 墳場為杜輝兄弟主持  
殯葬禮儀

我所認識的

杜輝

兄弟

Frank  
Duff

AS I KNEW HIM

作者：Thomas O'Flynn C.M.



教宗保祿六世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最後一次會議後私人謁見杜輝兄弟，當時杜輝兄弟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

他的葬禮，或許他較喜歡由他的聖母軍陪伴到 Glasnevin 的簡單的送葬行列；但上天作了另外的安排。他自己原選擇隱閉地生活的世界人物，却要在所愛及服務的群眾要求下，以一個光輝榮耀及眾所周知的情況下死去，一如所有返回天鄉的偉大基督徒一樣。

## 序

都柏林總主教：The Mat Rev. Desmond Ryan, D. D.  
L.S.S.

杜輝兄弟被公認是本世紀一位偉大的教友。他的偉大可見於他所創立的聖母軍，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多數教區中活躍的善會。在執行最艱鉅、甚至有時面對強大敵意的宗徒事工上，聖母軍團員仍然表現出信德、勇氣及堅忍。

他們受杜輝兄弟的榜樣所感召，對教會的熱愛，及對基督與瑪利亞的奉獻上，完全反映出創辦人的精神。

我作為都柏林的總主教及愛爾蘭人，經常在國際性的集會上，接受來自世界各地對杜輝兄弟及聖母軍的讚賞。就在最近的主教會議上，很多主教對聖母軍團員在他們的教區內所表現出色的工作，向聖母軍表達謝意。他們並問候杜輝兄弟，因為其中很多與他是相熟的。我向他們証實杜輝兄弟無恙，但並不知道他那時已接近蒙召回歸父家。願主賞報他的辛勞。

我樂意推介這本 O'Flynn 神父的著作。這是他三十多年來作為杜輝兄弟的好友及聖母軍同工的身份，對這位偉人的回憶。

為他而言，有好的人民才可以有好的國家。政府可以立法，經濟專家可以拿出吸引人的經濟藍圖，但除非所有國民都投入，否則一切皆無結果。他以為所有問題的終極解決方法，就是將基督奧體的道理，注入人生的社交、經濟及政治等層面中。

為了證實這並不是夢想，他將如何實現此意念的方法，詳載於一本小冊中，他稱之為「對國家的真正奉獻」。這小冊子裏的意念，曾經被套用在一些團體中，都發覺比想像中成功。Chesterton 經常提醒我們，基督信仰不曾失敗，它只是未經嘗試而已。

他所愛的國家及城市，在他身故後的日子裏，似乎察覺他對愛爾蘭及其人民有一份深厚愛意。整個國家及教會都尊敬他。總統、反對黨領袖及很多的內閣大臣、市長及公職人員，都來參與他的葬禮。聖十字架大學的學生，在彌撒中獻唱及協助當日難忘的儀式。在 Westland Row 的聖安德肋堂舉行的彌撒，由 O'Fiaich 樞機主教主祭，四個總主教共祭。愛爾蘭聖統制的十二個成員都在場致敬。雖然彌撒在愛爾蘭其中一個最大的教堂舉行，但參與的人排至大街上，以至神父要在聖堂外的街道上送聖體。由警方護送的遺體，經過寂靜的街道，到達 Glasnevin 的墓地，最後由都柏林總主教 Dr. Ryan 主持辭靈祈禱。

上述的一切為那個「小人物」會有何感想？很難說，我猜想他會較喜歡一台簡單的彌撒，如他平日在「天上母后」或在「教堂街」所參與的一樣；有關

在準備慶典時，總主教的司儀 Houlihan 神父，預計在領聖體後會剩下不少聖體。他為要預備一個臨時的聖體櫃以存放這些聖體而着緊。杜輝兄弟那間隣近舉行慶典的房屋，似乎是最近及最方便的地方了。

我們只關心去解決如何存放聖體這個簡單的問題，沒有深究怎樣去作好安排；但杜輝兄弟則不是，他不只一次興奮地流露出：對主在聖母軍的金禧日，親臨在他的家中那份喜悅與榮譽！

最後，人們怎樣評價他？他曾被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教友，也是一個偉大的愛爾蘭人，他雖然從沒有公開表示，但骨子裏却是個愛國者。他的祖父曾為 O'Connell 地方收取教會的地稅，國家的創始人信任他，讓他在聖母軍內為推廣愛爾蘭語言及文化而成立了「An Realt」運動，他為此而感到自豪。他其中一個最後努力的工作，就是推動以本地語言來出版的聖母軍手冊。他騎單車幾乎踏遍了所有愛爾蘭的市鎮。

很少愛爾蘭人如他那樣熟識自己國家的地形，而他就以極專業的手法去拍成圖片，吸引喜愛愛爾蘭地形的人，樂於去聽他的品評。就算在他繁忙的傳教生活中，他永不忽視對愛爾蘭人民的關心。我記得他曾告訴我，作為政府的一個年輕官員，他羨慕那些外駐大英帝國的英國人，如何以他們所得的經驗使他們的國家富強。他希望聖母軍運動，也能為他的同胞帶來同樣的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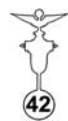
## 目錄

序		
導言		
第一章	偶遇-----	1
第二章	勉強的義工-----	5
第三章	真正朋友-----	8
第四章	善意的徵召-----	11
第五章	一爐共治-----	16
第六章	在顯微鏡下-----	21
第七章	仍然在顯微鏡下-----	29
第八章	非常特別的傳播者-----	32
第九章	他走向上主的路-----	34
第十章	全屬於你-----	39
第十一章	開始的終結-----	41

他忘記了在患病當日早上已經領了聖體，第二次領的是為病人而送的聖體。在此，他看到了天主奇妙安排的化工。在此之前的幾年，他曾因為守不到空心齋而錯過了每日領聖體，所以他認為在患病時所領受的第二次聖體，是天主特別補給他的。

他一生中有很多偉大的時光，但他認為最偉大的，是在聖母軍總部附近空地所舉行的聖母軍金禧慶典。雖然在慶典前一晚是多雲及潮濕，但是在慶典當日，天氣異常的晴朗。慶典是經過周詳的計劃，要讓它成為一個切合國際組織身份的世界慶典。每一教區都有自己的慶祝。都柏林的慶祝，只限於本教區及聖母軍。除了一些和「天上母后」、「星辰」團體及有密切關係的東區健康委員會的官員外，沒有其他官員出席。都柏林總主教 Dr. McQuaid 在聖母軍成立初期，已熟知聖母軍的組織，他在彌撒中的講道令人非常難忘。彌撒的主祭是教宗的代表 Gaetano Alibrandi，他是聖母軍及杜輝兄弟的老朋友。這個聖母軍的慶典，對有幸出席的人而言，是一個永誌難忘、而又歷久常新的回憶。總主教在慶典後隨即到露德朝聖。據接近總主教的人士說，雖然露德的環境及禮儀很吸引，但總主教時常憶及這次聖母軍的慶典時，他依然回味無窮。

那應該是中心人物的杜輝兄弟，他卻靜靜地和群眾混在一起，而且往後也很少談及這慶典，但他反覆地提及的一點就是臨時的聖體櫃。



## 導言

這本書的作者，Rev. Thomas O'Flynn 神父，早年在 Castleknock College 接受教育。其後他進入都柏林 Blackrock College 的聖雲先學院接受鐸職培訓。他在都柏林 University College 接受教育，並在該學院繼續研究工作。

從開始鐸職以來，O'Flynn 神父便參與不同的聖雲先學院教育工作，例如 Castleknock 及 St. Paul's, Raheny。直到目前，他仍是 Maynooth Co. Kildare 國立修院的神師，他也是都柏林教區修院聖十字架學院學生的現任神師。

O'Flynn 神父從事聖母軍工作凡三十餘年，其間他樂享與杜輝兄弟的友誼。他作為總部神師的 15 年間，可以從一個更廣闊的範疇，去觀察這位聖母軍的創辦人。

作者以輕鬆而帶有風趣的筆觸，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一幅二十世紀教會其中一位偉大人物的素像。

## 第十一章 開始的終結

教宗在他親筆簽名的一封致總部團長的弔唁電報中說：「他創立的善會，使教友們自覺到成聖自己及傳揚福音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促使他們積極而有效地履行這個角色。」這封電報確認了杜輝兄弟的一生及他的成就。

很多年前，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有以下的一句話：「當那一刻你了解到生命中除了救靈一事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若你從開始便校正你的生命，你便成為一個門徒。」這本書是集下列二人的努力而成：一個出名的講師 Francis Ripley 神父及一個名叫 F. Mitchell 的人（杜輝的其中一個化名）。我覺得上述那句話，已包含了全書想要表達的一切。

梵蒂岡大公會議在其發出的第一份文件「禮儀憲章」有以下的句子：「感恩祭是教會活動的高峯，同時，也是力量的泉源。所有使徒事工的目標，是所有因信而受洗成為天主子女的人，應該在教會的中心聚首一堂，去讚美天主，去參與她的奉獻及分享主的晚餐。」杜輝兄弟極渴望帶領所有人去參與感恩祭。我從未遇過一個如此明顯地崇敬感恩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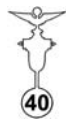
在六十年代初，他因中風而臥床數月。當他康復後，他在覆我的信中，主要內容不是提及他的病痛，而是分享出他能每日領受兩次聖體的神恩。在六十年代，教會仍舊規定每日只可以領聖體一次，但因

## 第一章 偶遇

對於這修女提及那「兩個偉大的德蘭」，他認為她們是因為聽命才會寫自傳。他繼續寫道：「至於我，我不單只厭惡寫自傳，而且永遠看不到自己有機會寫自傳。我日常的工作，不容我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絕對沒有社交生活。其實，我可以說，我難得有一刻輕鬆的時候。這些緊緊着我的事情，本身是重要的，而我亦認為他們是非處理不可的。」

溫馴是他其中的一項德行。這說法對認識他的人，可能有些怪異。在他死前數年，他並沒有追究以一枝強勁的木頭襲擊他的人。他有時在辯論中會變得激烈。每當涉及聖母軍的利益時，他會變得頗強硬，但他溫馴的德行調和了他的剛毅。有一個早上，當他送茶給星晨的住客時，該住客往他面上潑茶。他平和地笑了一下，然後繼續送茶給另一個較接納的人客。

在我和他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中，我純情地以為他如 Matt Talbot 一樣，戴上表達「真正獻身」的鎖鏈；往後的幾年中，亦沒有證據證明他曾這樣做。有一次他告訴我：在他年青時，他曾以冰水沐浴，以克制慾望，但他似乎不主張過份的克己。他整體上贊同 Lough Derg 作為一個朝聖地方，而且他對 St. Patrick 及其他愛爾蘭聖人，特別尊崇。我記得有一次，他遊說我不要到 Lough Derg 朝聖。一般來說，神修上那些「不尋常」的事並不吸引他。我也聽聞他談及過份虔誠的危險，他是指那些到聖所「還願」的人，他恐怕這些行徑會減弱聖人對其他信眾的影響。他眼中只有傳福音，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



在 40 年代初，剛晉升神父不久，我與杜輝兄弟首次相遇。那時候，我正好是 Castleknock 學院的教職員。一天晚上，當我探訪我們在 Phibsboro 的院舍時，舍監 Meagher 神父請我去天上母后 (Regina Coeli) 的祈禱室，主持顯靈聖牌的九日敬禮。天上母后是一座位於 North Brunswick 街的宿舍，與 Phibsboro 相近，是聖母軍照顧無家可歸和未婚媽媽及其子女的地方。

當九日敬禮及聖體降福完畢後，一位聖母軍姊妹邀請我在祈禱室鄰房共進晚膳。當我正享用豐盛的火腿及沙律佳餚時，房門驟然打開，一位短小、中等身材、面上架着一副夾鼻眼鏡的男士，匆匆進入房間，他就是杜輝兄弟，他大概五十來歲，原是財政部門的高級官員，於 1933 年退休，退休後就投身聖母軍工作。他略帶衝動地向那位請我吃晚餐的年青女士查詢一些文件。她轉身向我說：「讓我介紹杜輝兄弟給您，好嗎？」我說：「好。」但杜輝兄弟並不在意，她繼而向我說：「這位是 O'Flynn 神父。」他向我微笑地躬身致候，便立刻再對秘書姊妹展開一場頗為激烈的爭論，主要是她說那些文件已交了給他，而他卻強調從未收過。

這個場面頗使我尷尬，我記得當時我這樣想：如果這個人真的想搏取好感，他斷然不會與我這位神



## 第十章 我的母皇

父初次見面時，便如此表現。作為一位聖雲先會會員，至少在理論上，我也非全然不懂率直這可愛的美德，所以我不經意地把我的心思顯露出來。

這並不是我唯一的一次見到杜輝兄弟那種率直的品德。那次短短的相遇，展示了我當時沒有注意到他的另一面風格，就是對那些他相信的真理，他有着絕不退讓的忠誠。有一次在 Pauline Circle，一個由聖母軍主持的合一小組，他向那些分裂的弟兄表達教會訓導的直率，是我也會畏縮這樣做的。雖然他們並不時常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們仍然欣賞他的坦誠，而他的講話最終往往成為當晚的焦點。

他是一位戰士，當信仰或聖母軍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他絕不會懼怕挺身而出保衛它；而這種勇氣，亦是他工作時常有的準備。當他在教友群中發起聖母軍的新運動時，他曾遭遇抗拒，甚至有時候來自高層的反對。任何開創事業的先鋒，都需要勇氣，杜輝兄弟卻有的是！其後不久，我們在不同的場合中再次相遇。

在晉升神父後幾年，我對自己的靈性生活有一種不滿意的感覺。不錯，我對自己的鐸職及接觸年青人的工作是頗愉快的。在某一階段，我在 Castleknock 的工作感到非常充實，但在某些地方，我總是有一種欠缺的感覺。有一天，當我沿着 D'Olier 街前行，經過那時候的杜輝書店。一本細小朱古力色的軟皮書，引起了我的注意，更好說是它的書名吸引

讓我們再重提杜輝兄弟的聖德問題。我曾經說過，他在每一方面都顯示出：他是老一輩教友所說的「堅毅」的基督徒。「堅毅」是聖神七恩之一，我們可以從他克服恐懼中得以證明。在他的演講及著作中顯示出，杜輝兄弟是懂得恐懼的。在聖母軍成立初時，有些熱心教友曾對聖母軍有些微言，他們對聖母軍有些不信任。杜輝兄弟曾經告訴我，在聖母軍正式被教廷批准成立之前，他是活在惶恐中的。他要為自己正確的信念站出來。這為任何一個基督徒，特別為一個一生中唯一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教會忠實的成員，及準備為它而獻出最後一滴血的基督徒而言，是處於如何痛苦的困境；但他戰勝了恐懼，抓緊武器，將聖母軍獻給教會。

所有這些事實，或許會遮蓋了他更顯著而基本的德行：他的謙卑。我在這方面能提供一個最佳的例子：一個加爾默羅修女寫信給他，請他如同大小德蘭一樣寫自傳。那修女指出：他的「一生」給予平信徒很多的幫助。他視寫自傳是震驚的提議。杜輝兄弟的覆信很有啟發性：「當你得知我一生中從沒有考慮過寫自傳時，你會覺得十分驚訝。首先，我強烈地不贊同此提議。我很清楚知道，天主在很多重要事情上，以我作為祂的工具，但我十分懼怕會引致驕傲。我深知驕傲會使恩寵離我而去。所以，在先前的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確實嘗試提醒自己，不要從自己所作的一切中，得到任何個人的滿足感。」





無論如何，神貧的精神是他對聖母軍的其中一個傳奇。總部的探訪者，有時會對總部建築物及設施的簡樸、甚至貧乏而感到驚訝。在天上母后及星晨之間的總部寫字樓，它的整個格局不單給了聖母軍一個無言的教誨，而且亦無聲地同化了其他的探訪者。

在杜輝兄弟生前的早些時期，他似乎拋卻了所有對物質上提升的意念。行政會議的第一任主席 W.T. Cosgrave 兄弟，曾記錄關於杜輝兄弟作為政府財政部的高級官員時，如何受他的上司信任和稱讚。雖然任期很短，但他被任命為 Michael Collins 的私人秘書，證明他在政府內是如何被受重視。他更突出的，就是他並沒有積極地爭取獨立行事。當 Diarmuid O'Hegarty 先生是 Collins 的其中一個主要幕僚，和杜輝兄弟同是聖雲先議會的成員，他們在散會後經常走路回家。Diarmuid 先生當時曾聽聞有關杜輝兄弟所推行的運動，但奇怪地，他並沒有因他的才幹而嘗試羅致杜輝兄弟。Diarmuid 先生稍後成為政府裏出色的部長。他是聰慧的，他認為杜輝兄弟應與他在不同的途徑上，為愛爾蘭及人類作出貢獻。

着我，它就是「瑪利亞的秘密」。我走進書店買了這本小書。它的書介，比起其他部份，更令我發生興趣，亦吸引我去閱讀這本書。這個書介就是杜輝兄弟所稱的葛利寧(De Montfort)望遠鏡。這是他介紹新領洗者認識葛利寧對聖母瑪利亞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他以自身的經驗，指出聖母的正確定位。我所能說的，就是這本我非常高興見到的小書，竟成為我多年來生活的指導明燈，直至今天。

「瑪利亞的秘密」一書，是葛利寧親自依據另一較大型的著作「真誠的敬禮聖母」寫成的撮要，而後書更被 Vaughan 樞機在推介閱讀靈修書中，有以下的評語：

「我們永遠無法掌握一條偉大的靈修信理，除非我們曾活在其中，受其滲透。如同靈魂必須浸入鹽水中，直至完全充滿它的素質」。那些對樞機聖善生活和品格有所認識的人，就會明白他這番說話。多年後，我任職 St. Paul's Raheny 的會長，當我採訪杜輝兄弟時，向他講及我認識「聖母真誠的敬禮聖母」的經過，他開心地立刻跑去拿出一份「葛利寧望遠鏡」的小冊子來，並親筆在上面簽上名，然後送給我。他流露出我曾提及的那種率直單純的個性。我多麼希望我仍能保留那朱古力色的「秘密」和「望遠鏡」小冊子的原裝版本，但可惜我借出了一本，又遺失了另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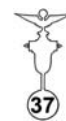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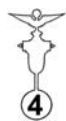


在上述採訪的時候，我正好是聖母領報區團屬下嘉爾默羅之后支團的神師。支團在舊有的「領報之家」開會，它鄰近 Rathmines 的運河橋。當時的團長是 Tom McCusker，是 Maynooth 的學生，會計是 Martin Lee，秘書是我的表姊妹 Kathleen Kelleher。

肉和雞蛋。有一次，我與他同往參加大公會議的途中，他邀請我和一個同伴吃午餐。他拿起餐牌微笑地說：「今天我們要盡情花費。」我想他唯一的選擇是烤鴨和橙汁。這使我想起聖德肋撒和那個震驚的初學院修女，她看見這個修會的創始人在旅途中不單吃而且很享受野雞餐。當我們稍後抵達 Glenstal 的時候，我發現杜輝兄弟安排自己入住修院，而我和我的同伴則被安排入住其中一間最好的酒店。這使我很不安，難道他認為修院不太適合我！事實上，他是對的。

我從他身上學到了神貧的精神，這精神一直影響着我。他對使用紙張很節儉。以前我掉進廢紙箱的紙張，現在我會再用來寫演講大綱或筆記。他那黑色而明顯地用膠水粘合的公事包，肯定會被人看不起，但它完成的工作，是值得保留的。

在使用聖母軍經費上，他絲毫不會浪費。由於他曾經是財政部的高級職員，他在財經事務上，擁有一個精明的頭腦。有時，他在節約方面，或多或少令人尤其是女成員難耐。我記得總部寫字樓的廚房，有一段長時間沒有雪櫃，因為他認為這不是絕對需要的。由於在總部開會時，有不少人需要照顧，我想在這事情上，他是過於簡樸。或者他此舉，只是向我們展示他節約的理想。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當有需要時，他會批准我們慷慨地從有限的經費中，支付貸款、出使它國或其他必需的開支，例如旅遊傳教等。



## 第二章 勉強的義工

餘下的，我們只可以猜想一下，他正享受到默觀或簡單禱告的成果。我記得一次，當我想強調在誦唸玫瑰經默想奧蹟的重要性時，他對我說：「有時在晚上，當我疲倦時誦唸玫瑰經，我沒有思潮。」但當意識到天主是近在咫尺的朋友時，思潮沒隨之出現，或者最少有意識地出現。漫無目的的默想，只不過是靈魂升至純禱告的跑道。

我曾提及過他的純樸。他只堅持一些「必需品」，其他就顯出捨棄世物的精神。他神貧的精神是細緻而可以觀察得到的。比較顯著的迹象，就是那穿着整齊但有時很明顯地修補過的西裝，有時他的褲子或背心、不同的外套、破舊的雨衣等，都不會計較質料或顏色，只在個人衛生上有所要求而已。

我留意到：自從杜輝兄弟在 1964 年從 Navan 養病回來後，他穿了一套比平時好得多的西裝。我相信他是被他的妹妹 Dr.Geraldine Monahan 勸服，而接受妹夫的其中一套西裝。雖然他極之愛他的妹妹及妹夫，並經常探訪他們，但他穿衣之道並不輕易地被他們勸服。當他在政府工作時，他時常去光顧某一個裁縫，但在幾年後，當他的妹妹在裁縫留下一筆可觀的款項以支付他的服裝費時，他便沒有再光顧那裁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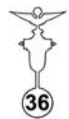
他的食物既健康又簡單。他吃健康的早餐和飽足的午餐，但我從未見過在他的晚餐中有肉類出現，除了在一個場合上，他為別人設想的緣故，我才吃到煙

我加入聖母軍是這樣的：我的親姊妹 Maurlene 曾在 Drishane Convent Co. Cork 就讀。當時修女在學校裏發展聖母軍。在四十年代後期，當我的姊妹和她的一位朋友 Dianah Coveney，來都柏林修讀家政科，不久便加入了聖母軍。她們加入的支團，正好是嘉爾默羅之后，當時沒有支團神師。

我的姊妹多次邀請我擔任她們的神師。起初我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老實說，我對聖母軍一無所知。我曾聽過一些不利聖母軍的批評。無論如何，我在 Castleknock 已有足夠的工作做了。

一天晚上，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再次來到我們位於 Phibsboro 的聖伯多祿院舍，那裏我遇到現已逝世的 Andrew Moynihan C.M 神父。Moynihan 神父當時已年紀老邁。有一次，我聽他談及他曾與一位於 1801 年現場見證處決 Robert Emmet 的男士談過話。他在愛爾蘭、英格蘭及澳洲的教會團體中，開創了偉大的事業，而且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神學家。我即時向他說：「我的一位姊妹不斷要求我去協助聖母軍。他們是不是與眾不同的一群？」這位老人家嚴肅地望着我，說：「他們是現代的一個奇蹟。但是，我聽過我的一些朋友對聖母軍的批評。其實，這正好顯露出他們的偏見。」

不久之後，我得到 Castleknock 會長 William



Sullivan 神父的准許，在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出席了在 Rathmines 領報院舍舉行的週會，由此開展了我與聖母軍超過三十年的關係，其間只有兩次短暫的中斷。第一次會議我便有一份驚喜，因為當我速覽手冊的時候，我發現聖母軍的神修觀，是源自聖類斯葛利寧，我感到既親切又熟識。

我加入了聖母軍，是我一個非常開心的經驗。職員們的表現超凡卓越，支團更顯得秩序井然及富有啟發性。不久我便期待每次星期四晚上的週會，它擴展了我鐸職上的牧民領域。很多時在星期六的晚上，我們探訪家庭，並為教友們主持聖屋，將家庭奉獻給耶穌聖心。我們經常遇到家中的一對年青夫婦，雖在困難中但愉快地開始去建立家庭。聖屋禮儀的日期及時間，都由聖母軍預先安排好。我們非常受歡迎，尤其那些很少有神父探訪他們的家庭。其中有一次，在一個單一房間裏，我與一對年青的夫婦一起喝茶，房間的一角有一張小床，卧着一個注視着我們的嬰兒，此情此景，至今仍難以忘懷。Louis Dalton 的那套戲劇「錢財如糞土」，為我真有意義。

我在嘉爾默羅之后支團最初的幾年裏，第二次與杜輝兄弟相逢。當時必定是在 Mansion House 舉行的區團週年大會，而我是支團的神師，自然被邀請出席。

當晚程序，包括演出世界各地的聖母，以一幅聖母像作為演出的高峯，這令我感到一點煩擾。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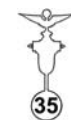
參與的會議中，我強烈地感覺到此點。他在我面前，他完全留意到我。但是，似乎他身體的某一部份(他的眼睛)，在在都顯示出一種非言語所能表達的內在生活。我只能寫下我所能看到的。

他對經歷那更高層次的神秘主義，產生恐懼，使他經常祈禱。他除了參與每天的彌撒外（他有時參與兩台彌撒），他每晚都朝拜聖體半小時。在這段時間，他誦唸痛苦五端。他五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誦唸玫瑰經，很多時他是在聖母軍的會議上誦唸的。在他僅有的空餘時間，他都是坐在他的房間中默想。

他對日課經的虔誠，只可以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他自 1917 年便開始有念日課經的習慣，他只缺唸了兩日，而且都是因為體弱導致不能閱讀。他使用的是於 1917 年購買的拉丁文日課經。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使在曉明之星宿舍的聖母軍的兄弟，都集體誦唸這些教會的日課經。手冊要求某些團員每日誦唸教會的日課經和參與彌撒。他對教會的日課經的熱愛，似乎是他對基督奧體醒覺的另一表示。對於他，日課經等同整個基督的祈禱，是教會的祈禱。

他對神職人員的尊重是根深蒂固的。他對在主教領導下而致力團結本地教會的各神職人員，表達出極大的尊敬。他從不錯失參與聖週四在主教座堂舉行的聖油彌撒。這使人想起：「由宗徒們傳下來的教會的真正意思就是：要求每一個教友一生人最少一次參與這感恩祭。」



## 第九章 他走向上主的路

杜輝兄弟除了跟隨特別的神修學及「向外」的福傳使命外，那些和他有最密切接觸的人，會否視他為一個非常神聖的人呢？我曾問過 Donnchahh O Floinn 神父有關杜輝兄弟的聖德問題。他稍作猶疑之後就回答：「他有特殊的神修造詣。」在稍後的一個場合中，我再問及其他人對杜輝兄弟的同樣問題。他聳聳肩回答：「甚麼是一個聖人？」這兩個絕不簡單的人，都不會給一個淺易的答案。無怪乎處理封聖的團體，要不時的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因為最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奔向天主的途徑。

無論如何，我想天主的子民對聖德方面，都有他的第六靈感。在 1980 年 11 月 7 日至 14 日，任何一位居於都柏林的人，都見證了一個偉大及優秀的人物的逝去。當 Donnchahh 神父講及特殊的神修造詣時，他小心地暗示，他從未掌握到杜輝兄弟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杜輝兄弟的一生，很多方面都顯示出他是一個特別優秀的基督徒，因為他那外向及言行一致的性格，很多時使一些表面的觀察者，認為他所做的都是非比尋常。在這方面，他和聖雲先都很相似。但是，他與基督結合的生活，不易為人知曉。這貌似商人的教友領袖，有否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秘的生活？他是否如同現代一位加爾默羅修女(Sister Burrows)所說，是一「不自覺」的隱士？這是很難說的，毫無疑問，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感覺到他的聖德。在我和他最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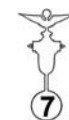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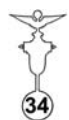
上，很少能在舞台上或以電影形式演出以宗教為題而使我感到完全滿意的。我記得只有兩次，其一是以西班牙文配以英文標題的 *Guadalupe*(墨西哥聖母)，另一是法語電影 *The Defroqué*，這都能震撼人的信仰。

演出之後有茶點招待。我的支團職員都很希望我和杜輝兄弟見面。故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對面。當時環境十分嘈雜，談話簡直不可能。當時杜輝兄弟正患失聰，直至他離世之日。我倆嘗試盡量向前傾，但作用不大，因此有人提議我轉換位置，坐在他的隔鄰，我欣然接納。

有關當日茶聚，我僅能記得一事。在我們面前的檯上，有一碟糖果，杜輝兄弟第一舉動，就是伸手在碟中拿給我的是冰糖雞蛋餅。其次就是浮現出那觸動我首次與他見面時的想法：『如果此人想與我交往，他實在不應去拿那塊冰糖雞蛋餅。』

事後，我記起一些與他談話的內容。就是有關教會和聖母軍在中國的困難情況。Aedan McGrath 剛好在驚人的苦難中凱旋回來。三十多年後，杜輝兄弟在臨終前的幾個月，不斷地懸念着中國及人民的皈依。事情一經開始，他永不放棄。

我在那次與他見面後，由於事務纏身，我感到實在無法繼續擔當嘉爾默羅之后支團的神師。我在 Castleknock 的工作，已佔用了我所有的時間，故我一開始，便決定不容聖母軍的工作，妨礙我在社區優先的工作。



### 第三章 真正朋友

1959年，我被委任為 Raheny 的聖保祿學院的會長。該學院於 1950 年創立，我的前任會長 Moran 神父在廣大而美麗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富有設計品味而又實用的新廈，與一座可愛的古老大屋相隣。每天的行政工作，使我剩下很少的時間為聖母軍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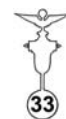
我作為聖保祿學院會長，就是擔任學生的靈修培育，教育為我就是一件牧民工作。作為一個修會團體，青年教育很符合我們的精神。雖然我們是一個傳教的修會，沒有神父就無法達成使命。那些培育學生在信仰學術氛圍下成長的學院，在我看來就是自然和可靠的聖召來源。事實上，至今為止，超過一半在這英屬愛爾蘭省份的修會神父，都是來自 Castleknock 的舊生。

在這個意念的前提下，我再次與杜輝兄弟相見。我已決定對五、六年級學生的靈修培育，與聖母相關的組織互相配合。我決心為這一新組織草擬規章，我相信它會完全切合我們的需要。

有一天，我乘巴士往 Blackrock 途中，遇到了杜輝兄弟，他坐在我的前面，正在誦念日課經。一個意念隨即閃過我的腦海，那就是要向他請教草擬新組織的章程。我們當時約好一個不很確定的會晤時間。或許是當日，又或者是下一個星期五，我到達「天上母

有常規，但你依然能夠讓人理解。」我是指那些頗為沉悶的反省，及間中不準確用詞。他關注的是傳福音，並不是形式或雄辯。他向羣眾的講話及寫作，得知他了解他們的語言，而他們亦了解他。當人們反對手冊中某些特別的用字，他常回答說：「手冊中沒有一字是你無法在每日報紙中找到的！」

他善於書寫信件，如有需要，他可寫信給一個外交人員或梵蒂岡國務卿，沒有一個外交官員能夠像他一樣寫出一封更清晰及優雅的信。他所說及所寫的任何主題，都經過深思熟慮。他待人處事那種賓至如歸的形象，來自他日常的經驗。他不單只有適合觀眾的能力，而且更能將福音的訓導，注入他所處理的特殊境況之中。他那低沉的聲線或會使人疲累，但當一頁一頁的講稿，從他的一個衣袋轉到另一個衣袋時，觀眾會輕輕透出一聲未聞的嘆息，好評的效果是毫無疑問的。他不單只有通報的能力，而且更有將理論轉為行動的能力。



## 第八章 非常特別的傳播者

我多次發現杜輝兄弟和聖雲先在性格及方法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聖雲先對教會一項偉大的貢獻，就是傳揚信仰的真理。聖雲先明白，那些迷惑神職人員及平信徒的可怕問題，就在於「教導」一詞。為新潮的信眾就採用新潮的福傳方式，但這會陷於浮誇、搖擺不定，甚至會是空洞無物的。為改善這種不妥善的方式，他自己及教導他人採用一種家庭式、簡樸得近乎閒話家常式去福傳。這「小小的方法」將任何事情的解決方法歸類在標題、動機、性質及方法之下。這新穎而簡單的教導，徹底地改變了在法國的福傳方式。

我們很難說杜輝兄弟徹底地改變了愛爾蘭人的福傳方式。但是，他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能力，去傳播信仰的真理。他及他的聖母軍，使很多人能掌握信仰。沒有了他，這些人永遠不能做到。他使一般信徒，對以為「不能接觸」的信條，如基督奧體的信理，現在已能輕易掌握。我記得：有一個好的堂區神父、一個聰明及神聖的人，在一次伯納爵會討論這信理時，他感到極意外的得益。在杜輝兄弟的演講及透過聖母軍手冊，他不單傳授了基督奧體的信理，還給予別人一個簡單的實踐方法。

他福傳的能力頗突出，而在某些方面頗令人費解。我曾對他說：「杜輝兄弟，你知道嗎，你打破所

后」，正好在那裏見到他如往常般出席每星期五聖母后支團的週會。我坐下來參與會議。我已記不清楚當時所討論的事情或人物，但我還記得 Mary Rowe 姊妹主持會議，她真是心廣體胖，聖母后支團雖有無數的煩惱，但團體為她帶來心靈的撫慰。

會議完畢後，我和杜輝兄弟談論腦海中的計劃直至深夜。我對會議的記憶現已模糊，但我仍依稀記得當時正處身在一個課室中，且不很舒服地坐在一張陳舊的書桌上。

正如往常一樣，他待我全心全意，並為我帶來的草稿及給予意見。現在我只能記起他給我的一個意見，是引証自「真誠的敬禮聖母」。他的智慧之言，更加肯定了我腦海中的主意。他強調聖母瑪利亞的普世母性及應受的尊榮，但真正光榮聖母的，就是與她並肩工作。他說：「如果一位有很多弟妹的男孩，不斷地讚美他的母親如何偉大，但他卻永不動手去照顧他的年幼弟妹，或幫忙家裏的各項工作。你們認為這位男孩是孝順母親嗎？」當然這個簡單的教訓，包含着有關教友牧職的深奧真理。由聖母領報開始，直到世界終窮之日，聖母的工作就是拯救人靈。杜輝兄弟的整個的存在，就是堅守輔助聖母工作的那個真理，就是這麼簡單！

有關該次的會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無論任何時候，他都沒有試圖勸止我開展一個想光榮聖母的新團體。他給予我各方面的協助。



開展了聖保祿團體之後的事情，我所知很少，但它在我會長的任內，在聖保祿團體內產生了很好的影響。McQuaid 總主教對聖保祿團體很有好感，並取得羅馬的批准。其後我把這個團體歸附於「聖母總會」(Congregation of Mary)的旗下，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聖雲先組織。際此梵二大公會議後的不穩定期間，我預料那些無原罪聖母顯靈聖牌的會友，正遭受一如其他許多聖母瑪利亞善會同一的命運。

聖母在領報中，同意成為天主之母及人類之母。她的同意並不單只默許。在聖母讚主曲中，她的回答，表示她完全地及喜樂地承擔她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並接受在這選擇而來的痛苦及奉獻。在那一刻，瑪利亞毫無保留地獻出所有。瑪利亞接受天主的計劃，不單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我們能獲得救恩。葛利寧的獻身，是一個基督徒要进一步進入那首先去「承行主旨」的嘗試。所以，獻身的要求，是為了要進入天國，人就要捨棄一切，甚至是犧牲虔敬者的禱告，及有成果的行動。獻身的內涵，包含在以奴隸的形態，將我們全部奉獻給聖母，為能整個人都屬於耶穌基督。再者，偕同瑪利亞、在瑪利亞內、藉著瑪利亞、為瑪利亞而作出我們所有的行動。這一切為使我們能更完善地和基督、在祂內、藉着祂、為祂——我們的終極，作出我們的行動。沒有比這更完全的犧牲了。沒有修會要求這麼多。如果那些聖母軍，如愛德圭、林拔(Alfie Lambe)及杜輝兄弟等，那超乎人類忍耐力的奉獻是那麼特出，那些知道「瑪利亞的秘密」的人，一定會知道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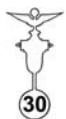


鎖在沉默者心底的訓話，永遠都不能演變成爲一股世界性福傳的力量。

我個人以爲：杜輝兄弟對神修、對整個教會的貢獻，在於他能藉聖母軍將真正獻身的福傳動力，發掘及釋放出來。這釋放出來的動力，反映在他那時代的教會，以及他個人特有的心理和神修方面的背景。它的結果不是空想，而是有實際行動的。它是「由內至外」，而且是經常的、有行動的。我們經常都被提醒，成爲一個「只講不做」的門徒是危險的！我們可以認真地說，他將葛利寧學校，轉化爲一個運作順暢的政府部門 - 平信徒的部門。

在聖母軍支團裏，我們較少有這方面的祈禱經驗。當然，一如所有曾經出席區團會議的人都知道，所有的活動，一定深深植根於祈禱。但是，那值得敬重的諺語 "Laborare est orare"，在聖母軍的眼中同樣重要，如同「契約」在以色列人眼中的重要性事實一樣。人確實一定要愛天主，但他們一定要用勞力汗水去愛祂。

Nicholl 教授，在最近一次的研究中，將神聖的中心點放在自我奉獻的喜樂中。愛德圭一定會贊同，因她爲這理想奉獻終生，杜輝兄弟也同樣會贊同的。愛德圭及杜輝兄弟一定會在 Nicholl 教授的發現裏，加上一個注腳，這個注腳可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裏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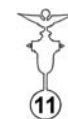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善意的徵召

1965 年我被委任爲 St. Patrick 學院 Maynooth 的神師。前一段時間，我是一個在 Myra House 由 Norman Molloy 任團長的支團的神師，該處是聖母軍的搖籃。所以如果我不算處身於聖母軍活動的洪流中，最少我也算是找住了她的衣邊。

我在 Maynooth 的職務，使我無法參與任何外面的聖母軍活動。1966 年春，我收到杜輝兄弟的來信，請求我在聖類斯葛利寧百年慶典中負責回顧他的生平。我立即同意，並將寫成的那篇文章，及時刊登在「聖母軍」的軍刊上。那篇文章如同我的聖母軍身份一般，被譽爲一流之作，且在版頭上介紹了我。這自然是杜輝兄弟所寫的簡評。這小事件爲後來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我被介紹給更廣泛的聖母軍認識，且是有目的的。

就在 1966 年的早夏，Donnchadh O Floinn 神父，他是 Maynooth 愛爾蘭文講座教授，也是多年來聖母軍總部的的神師，他因健康關係而辭職。

那年的暑假，我如常地逗留在 St. Patrick 教育學院 Drumcondra。一天，我的同事 Slowey 神父隨意地對我說：「我相信你就是總部的的神師了。」我笑着不以爲然，因爲我在聖母軍的上層架構既沒有職位，也沒有經驗，同時也只會做過比較細微的外勤實務。不過，既然他堅持自己是正確的，我便和他打賭不會是我。



## 第七章 仍然在顯微鏡下

在上一章，我們將杜輝兄弟的性格及神修放在顯微鏡下。一個評論者可以合情理地說：「你所作的一切，只在表現出一個人如何為天國付出，但你能否最低限度給我們講述一下，他的內心如何醒覺到這份宗徒的精神？」對這，我只能嘗試。

我記得他曾說過，天主要求任何宗徒的最基本素質，是渴望能被運用。這雖是不經意的說法，但隱藏着一個深刻的真理。向聖神開放，是一個宗徒「必備」的，但宗徒如同醫生，各有不同的神恩。每人只能按他所接受的施予。杜輝兄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但首先是一個行動者，一個組織者，一個政務者，而不是一個空想者。他的本性是要全力去完成工作。如時機成熟，他不會只停留在空想中，他會找工人去收割成果。

「葛利寧的敬禮」是他精神生活的推動力。當杜輝兄弟最初發現葛利寧成聖之道時，他常作內在的反省，如同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熱誠基督徒一樣。事實上，葛利寧曾在法國的西北部傳福音，在福傳的工作中，他的奉獻有如古時堂區更新領洗誓言般的重要。歷史證實了他曾播下了福音的種子，以致在他死後的一個世紀，在法國大革命災難的時刻，數以千計的人在 La Vendee 為信仰殉道。但是，葛利寧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以將他的神修訓話，帶進公開的組織。這些被

那天晚上較後時間，我收到杜輝兄弟給我的來信，告訴我 Conway 樞機已知會他有關我的委任，相信有關決定是在六月主教會議時所作的。我把我那微少的賭注放入信封中，投入 Henry Slowey 神父的信箱中。當我遇上杜輝兄弟時，我告訴他有關的打賭玩笑。使我吃驚的是他不單沒有笑出來，卻很認真而又不經意地說：「如果你有所損失，我們可以給予幫忙。」我向他保證那賭注只是區區五先令而已，我們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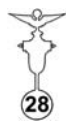
然而，這樁小事多少道出有關他的為人。他的豐富人生閱歷，及人事方面的經驗，使他對任何萬一出現的情況，都能有所準備。假如他手下有一位新神師，在賭博上會出現越軌的可能，他將毫不猶疑地，連眼皮也不眨一下，立刻把問題解決。我常想：前述那篇交給我評論的「生平」的文章，其實是考驗我對聖類斯葛利寧的正統認識。有一次，當我和他一起製作錄影帶的時候，我當面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只是微笑不語。

多年之後，有一天，當我和他駕車赴約時，在路上我提起那打賭的事情。我約略記得，他抨擊沉溺賭博的為害，我則指出我們路過的地方，滿佈外圍博彩站。他繼續談到賭馬及他的逢賭必輸的理論。令我詫異的是，他告訴我早年在政府工作的時候，他和一班同僚與英倫的其中一個大馬房有接觸。但是，正如他自我表白，就算擁有第一手消息，他們亦只能打和而已。無疑地，如果這個話題繼續下去的話，他必會更詳盡加以論釋。



他令我這個聖雲先會會士，很自然想起聖雲先對精神病患者的關懷。如果不是聖拉匝祿修院的神職人員，曾收留十多個精神病者，聖雲先絕不會接受這一份大禮物：對精神病者的關懷，是杜輝兄弟和聖雲先在心靈上和思想上唯一相似的地方。

二人都是極佳的實用主義者。愛德會修女這個大組織，如同聖母軍一樣，很簡單和自然地展開了慈善事業。當聖雲先是 Chateau Les Dombes 的堂區神父時，他遇到一個貧困捱餓的家庭，他就在主日的講道中，請堂區的教友幫忙。在當晚，伸出援手的人湧現。聖雲先如同杜輝兄弟一般，是找緊時機的人。善意和仁愛的施行，一定要有好的組織及人盡其才。他以一些非常實際的規則，草擬一個簡單的憲章。在很短的時間內，這「慈善事業」遍佈整個法國。同樣地，聖母軍的興起使我驚訝。杜輝兄弟對教會的貢獻，在於他用最平凡教友的信仰力量，使之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使徒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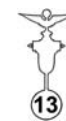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現身作為總部的神師，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星期日，即聖母無玷之心瞻禮的前夕。我當這是可喜的預兆，因為我向來都把喜事和這慶典聯繫起來。偕同 Pere Larry，我從來都相信聖母喜歡在她的慶日中施恩。

往下一個年頭，我仍留在 Maynooth，我除了那些必要的總部職員會議和總部的會議外，我很少參加聖母軍其他的活動。在我接受任命前，我往見 *Donnchadh O Floinn* 神父，他告訴我有關必要的會議時指出：「你當然會被邀請出席很多的活動及會議！」他卻暗喻我沒可能一一出席。

當我諮詢杜輝兄弟該如何處理我的新職務時，他簡單地回答說：「敦促他們繼續為基督作戰！」正如我在他的忌辰彌撒時所指出，他沒有可能給予其他的答案。那短短的金句，綜合了他的整個信條、他的整個生命。有關我的職務，他只是說：「勿使工作變成奴役。」這驟然聽起來，好像有一點兒奇怪，特別是由一位畢生奉行並宣揚那些法國神修派別稱為「瑪利亞的奴隸」者的口中，但他的回答，在我腦海中並沒有引起矛盾的感覺；雖然他主張無畏無懼，但他不是唐吉訶德(Don Quixote)。關於避免在靈修事情上出現緊繃的情緒，沒有人比他更為理性及明察的。

無論他早年的神師是誰，但一定曾給他清楚而肯定的成聖之路的方向。他對超自然、或更好的說是異乎尋常的事物，懷有一種厭惡。一件頗為有趣的事



件可以說明這一點。我猶記得與他及若干總部的職員和來自全國的司鐸，我們一起在總部辦公室前的大廳中。那日正是三月二十五日，即聖母領報瞻禮，亦是葛利寧敬禮及聖母軍的主保瞻禮。我們正專心地討論，幾乎連時間也忘記了。正午時份，三鐘經的鐘聲突然響起。鐘聲就像在廳內或附近地方發出的。每人都自動站立起來，一起誦念三鐘經。然後有人說：「是誰敲的鐘呢？」沒有人回答。而且，我們聽到那鐘的聲音，與我們辦公室裏任何的鈴聲都很不相同。一陣子的惑然靜默。這時候杜輝兄弟插入幾句精警的話語，提醒小心免受超自然現象誘惑的危險，並且說：如果他相信那不是人手所敲的鐘聲，他會立即飛離現場。他確信大騙子魔頭的存在及能力。那會議就若無其事地繼續進行。

那鐘聲很大，可能就是主教座堂透過電台在正午及晚間三鐘經時所發出的。據我所知，那地方並沒有收音機。不過有一位曉明之星支團喜歡搗笑的兄弟，可能透過掛在走廊對面房間的室內電話，發出那聲音，但我懶得去了解。

杜輝兄弟對這類非常現象的厭惡，部份原因是由於他早期在聖母軍的經歷。一些頗不尋常的事情發生在 Leixlip 的教會，而第一任神師 Toher 神父是那裏為副本堂神父。杜輝兄弟相信它是連同有關當局，一開始便惡意中傷聖母軍的所為。有一兩次他承諾告訴我 Leixlip 教會的故事，但是他說那需要一段冗長的時間，我們始終沒有適當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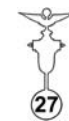


件，就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帶領人更接近天主，無論這一步是多麼遙遠，他都不會計較。

他每日用數小時來寫作，及以書信和他人往來。他所寫的每一行和每一個字，都是為了要將基督的信仰帶給全世界。他的信件傳遍整個地球。主教、神職人員、知識份子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為了聽取他對問題的意見而拜會或寫信給他，從來沒有人被拒絕，從來沒有信件未得到回覆。這好像是葛利寧所採用的「奴役」，但杜輝兄弟並不熱衷於採用它。為那些不喜歡採用它的人，他會說：「掉棄它，你奉獻的精神才重要。」他的幽默感甚至引伸至他自己的奴役。有一次他曾說：「主教們說聖母軍是一種神奇的事物。你看，她遍佈整個世界，但對我而言，它不外是一件又一件事情！」

他隨傳隨到。有一天，一位女士渴望想請教他一些問題，但她只在當天才有空，我答應打電話給杜輝兄弟，他即時歡喜地答應：「隨時帶她來，我整天都在。」

他對精神病患者、精神緊張及患有各種恐懼症的人特別溫柔。他甚至去找他們，幫助他們。他深信：當受到無明的恐懼困擾時，他會祈禱和求聖母代禱。這些所謂治療，就是他那些同情理解之心所啟發的信心。藉他的幫忙，很多來見他的人，都很可能免除入醫院的痛苦。



聖母軍創立的初期，事情不是一樣的。對鄰居傳揚福音並不是平信徒福傳工作之一，他們真的一直都沒有進行。這是 19 世紀自由思想遺留下來的產物，它影響着每一個人，甚至神父。透過聖母軍，杜輝兄弟向那朽木的根部，大斧一揮。梵二正式批准清除這塊朽木。

這是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是一個信念的驗證，如在 John Buchan 小說裏處理問題所使用的「三十九步法」。杜輝兄弟在手冊裏實際上也採用了小說中的意念。「有時」，他會說：「你要經某一路線、某一條路，才能到達一堵圍牆；有時你可能要繞過那圍牆，否則你便要從頭來過了！」他不懼怕作了錯的開始，也會選擇嘗試那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但一定要做好一切可以做的預備工作。畢竟，這是一個機會，讓他可以藉此完全信賴上主旨意及聖母的慈愛。

他曾經說：「每一件有價值的神修工作，一定要有下列三個元素：祈禱、工作和苦難」。他在這三方面都有很多經驗。他在等候那認為不可能的，尤其是向別人傳遞信仰之光的忍耐力，是超群出眾的。他曾和一個在財政部工作的同事，保持了超過半世紀最友善的接觸，只在他逝世前數個月，他才以溫和的勸說，帶他進入羊棧。

他和很多很多的人有書信往來，其中包括一些最意想不到的人：一個聲稱無神論者的政客，或一個貴族，為他都是多多益善的。但當中有一個必要的條

他對超自然經驗的合理懷疑或常識，很清楚地傳達給他的聖母軍團員。其中一個必然引起他們發笑的故事，就是有關介紹一位教廷外交專員給某一個歐洲國家。在他介紹她首次會面時的結語是：「現在 Browne 小姐會告訴大家她的神視。」他時常親自津津有味地講述這件事，並在結束時引起放聲大笑。

## 第五章 一爐共治

我對聖母軍創始人杜輝兄弟的神修導師，及從他們而來的指引，所知不多。我約略記得：他有一次向我提及他早年的時候，他得到一位耶穌會的 Browne 神父很大的幫忙。我相信他是從教會的訓導及對教會權威的服從，找到了必須的指引。他對恩寵的堅信，永不動搖，並嘗試跟隨上主的計劃，在這一方面是很細緻而敏銳的。他寫給朋友的信中說：

「有關主宰着我生活路向的神修指導，使我不必作任何其他的選擇。我的生活方式，時常赤裸裸地呈現在我的面前，並驅動我前進。它看來完全不像一件面臨分叉路口，而由路標決定我去向的事情，它更似沒有到過分叉路，只是沿着高速公路奔馳。」

有關我的行動方向：「我並無受到任何明確的指示，促使我放棄自己要走的道路。」

其餘的，他親口告訴我，他每週都前往 Phibsboro 的聖伯多祿堂辦修和聖事。如果容許我以聖雲先大家庭一份子發言的話，若他們真的忠於他們的始創人，他們就不會公然地對任何事情強調奧秘的一面。正如我曾提及他對任何超自然神秘現象的意念都傾向反對，正如以下從信中的節錄：

「我的一生都是循着一條既定的路線。我從未經歷過顯現或特殊奧蹟的恩典。我讀過 Paulain 那本「神奇禱文的恩寵」(The Graces of Mystical Prayer)，

術後，他仍坐足三小時的會議。他的聖母軍生活，絕不是徒具虛名的，他像一個受傷或垂危的士兵，對被召時就會即時反應。他頗有初期愛爾蘭修士 Old Celtic 神修中清苦的風範。Adomnan 對 Columcille 之死曾這樣寫道：

「當子夜辦公室的鐘聲響起時，他很快便起來，在其他人未到達前，他已獨個兒走進聖堂，並在祭台前跪下祈禱，隨後，他的僕人 Diormuit 及全部帶着燈的修士才進來。當他們看到他們的神父正在垂危，他們開始憂傷。其後 Diormuit 提起聖人的右手，祝福全體修士。那一刻，那虛弱的神父，盡他所能地移動他的手，給了他們祝福，便即時呼了最後的一口氣。」

我難以想像杜輝兄弟會悉數批准。

在他離世前的幾年，他開始並鼓勵「Incolae Mariae」的運動。這運動最顯著的工作，就是在冰島履行福傳使命。「Incolae」是一班教友，自願離開家園，前往外地參與福傳工作。他堅信：那些如俄羅斯及中國，會接受信仰之光，而他會盡力用種種方法，去使那奇蹟出現。但是，他「積極進取」的方式，在他的本鄉、英國、歐洲及美洲，比較明確地見到結果。我曾聽他抱怨很多愛爾蘭人，在信仰上雖感到富足，但他們覺得沒有責任為信仰作任何事情。他們在信仰上都流露出「沉默、啞然」。當然，人人都知道基督徒不單只在生活上要為基督作證，而且要用文字傳揚福音，梵二對此更清楚加以肯定。毫無疑問，在



在信仰上作友善的討論或任何的合作，是一些不似能走進任何人腦海裏的事情。當然，時機還未成熟，而 Mercier Society 遭受任何生不逢時的同一命運；但在其存在的數年間，它仍舊有大約 200 個成員。他們之中很多是傳教士及專業人仕。最後，它只有終止，因為 Dr. McQuaid 反對它的活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活動被認為是違反聖教法規。Mercier Society 是超越它時代的。杜輝兄弟對它的停頓，永覺遺憾。在梵二之後，環境變得比較適合，他於是開展了 Pauline Circle，這是一個如 Mercier Society 同一路線的組織。Pauline Circle 靜悄悄地成長，而它的會員也不斷地增加。他從不向惡勢力投降！

另一項觸目的新猷是「福傳團」(Peregrinatio)。它始自一班大學生，用他們部份的假期，在海外傳揚福音。在二十年間，它演變成一項運動：「基督福傳團」(Peregrinatio pro Christo)是古時愛爾蘭修士被派到那不可知的地方去傳福音而得名的。杜輝兄弟受這「基督福傳團」的理想所吸引。他指出拋棄一切去傳揚福音，就是他的生命。自我犧牲是他恆常見的格言。他常半幽默重複地說：「主的徵兆是少有舒服的」，他留給自己很少舒適的生活。在他年輕時，因着聖母軍事務，常由 Northwall 往返英國，只在途中盡量爭取睡眠，以便繼續工作。雖然不容易完全說清楚，但「繼續」是他的一個「戰爭口號」。就算他病得很厲害，他亦不想多留在牀上。我曾經和他一同開會，當時他已八十多歲，是在切除輕微的鼻腫瘤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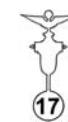


距今已有 60 年(他寫於 1977 年)。那本書使我相信經驗那些特殊狀態的危險，我熱切地祈求，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而這一直都是我的心願。」

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特別是聖母軍的手冊，可窺見他的神修。他的神修，在很多方面都是屬於他那時代的。聖類斯葛利寧的祝聖與基督奧體的信理是相結合的。基督奧體的信理，在二十年代得繼續發展，並加入新的觀點，且在 1943 年因教宗庇護十二基督奧體通諭而達至高峰。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抓緊教會的訓導，而且我們不可忘記，聖母軍是在庇護十一的年代成長的，這位被譽為推動教友行動的偉大教宗，親自頒佈教廷對聖母軍的首次批准。他是一位創新的人。Suenens 樞機指出：聖母軍最先為現今世代提供了一個導人皈依聖神的背景。在這方面來說，你會記起聖母軍所規定的誓詞，並非如一般人所料指向我們的母皇，而是向聖神呼求。

杜輝兄弟的神修觀，源自於聖類斯葛利寧的教導。偕同葛利寧，他不單找到了聖母，也找到了自己及聖母軍。這個發現是這樣的：

大概在 1917 年，他是 Whitefriar Street 議會的聖雲先會會長。自 1914 年以來，他便從事對抗利誘那些使人改變信仰的工作。其中部份的工作，就是巡察那些樓宇，防止他們以免費早餐來利誘自暴自棄的人，使他們出席星期日非天主教的崇拜禮儀。杜輝兄弟聯同一位叫 Gabbat 的鞋匠，在 Whitefriar 街的某些



房子，同時提供免費早餐予以對抗。杜輝兄弟有趣地向我形容他是一位最聖善的人、一位間中進行重大出擊的人！Gabbat 被視為一位酒鬼。當時位於 Melleray 山上的修院，設有酗酒者的服務，他們與仁愛的修士同住，直到他們戒了酒為止。有一次，當杜輝帶同他的朋友 Gabbat 前往修院戒酒時，他發現了聖類斯葛利寧。

Vincent Kelly 是一位名建築師，曾向他講及「真誠的敬禮」，但他認為是極端的道理而予以拒絕。另外一位朋友 Fallow 先生，他後來成為墨西哥教難時殉道的一位司鐸，力勸他接受聖類斯葛利寧的訓導。那一次，在他往訪修院時，要求一本在神學上為他不是太艱深的聖母書籍，讓他能明白聖母在救贖中的地位。有些好修士樂意幫忙，給他一本由 De Consilio 神學家寫的「童貞榮福聖母瑪利亞」，他讀了該書，並深受感動。有關聖母的每件事，在上主的計劃中，都是那樣一清二楚。他因受該書所吸引，所以抄寫了一大部份，並把它帶走。後來他在碼頭的書店中買到了一本。

我記得我在 Maynooth 修院修讀第一年的時候，其中我所做的一樣功課，就是在圖書館查閱 De Consilio 的著述。我找到了一本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在紐約刊印的藍色硬皮小書。不用說，我對它滿懷興趣的仔細閱讀。

1921 年夏天，杜輝兄弟由 Whitefriar Street 議會抽調去接手 St. Patrick 議會，它是在 Francis Street 的



在 1927 年，星晨(Morning Star)宿舍展開為無家可歸的男士工作，一如所有的聖母軍工作，它旨在為最需要及被遺棄的人服務。令人驚異的不是那家中的酒鬼未能經常轉化成聖，而是那麼多的聖母軍打算奉獻他們的一生，於難以討好的工作中，為那些被遺棄的人及「酒鬼」們，提供一個家。

我認為慈善的工作是激烈的，而慈善工作有時是需要嚴厲的。杜輝兄弟作為主要的顧問，在執行「星晨」的工作時，並不溫馴。我曾聽說在他的黃金歲月裏，他能馴服在宿舍裏最頑劣的滋事份子。雖然他只有一般人的身高，但他有寬厚的胸腔及強健的體格。他亦是一個出色的泳客，及一個有潛質的運動員。在他的後期歲月裏，我曾聽聞一個證人，轉述她曾看見宿舍其中一個「客人」，擬從宿舍窗口擲下一塊大石。適逢杜輝兄弟經過，他向着他直行，只緊握他的衣領，那握着石頭的人的手指，無力地及靜靜地鬆開了，那石頭就無損地掉在地上。

大概這「大胆創新」最突出的例子，是 1940 年創立了 Mercier Society。這善會的宗旨，是和教友討論有關信仰的問題，從而引領他們加入教會。它並不完全符合梵二有關普世教會運動的精神，但它是朝那方向所踏出的第一步，實際上，是它貼近了梵二的精神。在那時的愛爾蘭，不論是在社會上或其他方面，天主教徒、愛爾蘭教會成員及長老會的教友，彼此並不大融洽。





度，去接觸妓院裏的女子。他們送顯靈聖牌給這些妓女，並簡單地向他們解釋聖牌所顯示福音的中心思想。恆常地，聖牌及它所代表的，是聖母軍作戰的主要武器。聖牌的使用，在後來帶出一個典型的都柏林諺語。這諺語是由一個電影檢查員 Richard Hayes 博士創作的。他為聖母軍起了一個綽號：「神奇的多管閒事者」。這創作人並沒有絲毫詆毀聖母軍的用意，而且樂於重複使用這句形容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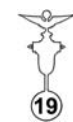
聖母軍對付賣淫的最終解決方法，是使這些女子參加退省。這些退省空前成功。當時聖母軍面對的困難，是為這些女子尋找一個家。那時政府的首長及聖母軍的好友 Cosgrave 先生，給予聖母軍 Harcourt 街的舊 Sinn Fein 總部，以安置這些沒有朋友的女子。這些女子後來大都回復一個健康及正常的教會生活。據說其中一個參加了一個宗教團體及在它內終老。

若干年後，「天上母后」宿舍開放給未婚媽媽。這事實一再顯示出杜輝兄弟「大胆創新」的福傳手法。在之前，已經有未婚媽媽宿舍。它們由修女會有效地管理。但是，在這些宿舍，新生嬰兒很快便和他們的母親分隔，最終被收養或安置在其他機構內。但是杜輝兄弟的想法是：母親養育孩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天上母后」之所以是一種新嘗試，皆因它留住母親及孩子，直至孩子到達入學年齡。日間母親出外工作，而孩子則由「天上母后」的修女照顧，這方法很有效。「天上母后」有大約 150 個未婚媽媽，及沒有朋友的女子和大概 50 個孩子。就算在高尚富有的家庭，我也很少看見比這裏更適應的孩子。



Myra House 開會的。那時候，聖雲先會並不接受女性入會。但是，有一組婦女以各種方式經常協助工作。其中的一項工作，就是推廣聖心先鋒苦修善會 (Pioneer Total Abstinence Association of the Sacred Heart)。他們在 Myra House 舉行月會。

一九二一年一個仲夏的晚上，Myra House 的管家 Matt Murray，在描述着他以聖雲先會員的身份，在「南都柏林聯盟」探訪病人的過程，使那些出席的婦女，也被他描述男病人的可憐情況所感動，遂問：「我們也可以成立一個探訪女病房的善會？」她們便立即決定了開會的日期。所訂的日子正是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即正如杜輝兄弟其後經常指出聖母聖誕的前夕。在第一次會議，當其他的團員尚未到達前，一位早到的團員，經已把會議時圍繞着的祭台擺設妥當。這是一次十五位姊妹的會議，她們都是十多二十歲的青年女子，再加上 Michael Toher 神父及杜輝兄弟。正如一位作者所形容，它是一個「千團旅程的開始」。第一次的會議經已具備今日支團會議的一切要素，包括有向聖神的呼求，玫瑰經祈禱及為年青姊妹介紹基督奧體道理的神師訓話。團員被指派工作。他們二人一組探訪病人，並在下次會議中報告工作。他們以聖母瑪利亞僕人的身份，出外進行照顧人靈的工作。當然，從人性角度而言，這個有組織的團體，並非毫無出處。聖雲先會對會議形式的影響非常明顯。更何況有關靈修訓導層面，聖母軍正是由她內而誕生的，那就不單只是偶然的機會了。



## 第六章 在顯微鏡下

因着天主及瑪利亞的帶領，聖母軍在杜輝兄弟的指導下，和他一起成長。或許這是時候，將他的性格及神修放在顯微鏡下去觀看。

杜輝兄弟在一個屬於當時的教會、也是在他的時代的環境中成長，但他卻為二十世紀的教會，注入一些非常獨特的東西。他是一個積極進取者，永不害怕斬斷阻礙泥土的樹根。在這裏所指的樹，是喻意有局限，或沒有效力的福傳方法。他一生以最文明、忍耐及仁慈的方法，向這放任式的福傳宣戰，終於在1922年 Montgomery 紅燈區的問題得到解決。很明顯地，他是一位平信徒中勇敢的前驅。

Montgomery 是二十世紀初期，在都柏林北部紅燈區的中心，它的臭名遠播海外。

在 Creedon 及 Toher 神父大力支持下，聖母軍決定在1922年嘗試在那區傳福音。當時在 Myra 的 St.Nicholas 堂區助理主任司鐸是 Toher 神父，他一開始便出席聖母軍的會議。之後，Dalkey 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 Creedon 神父亦前來協助。這兩個熱心的神父在創立期間，一直是聖母軍的神師。Montgomery 帶出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曾經有人說，就算警察也害怕在該街道巡邏。很奇怪，聖母軍從未受到騷擾。事實上，他們整體上都頗受接納。聖母軍打入這「無人地帶」的方法是簡單的。他們以最友善及尊重的態

每月的核心成員的理事會會議完畢之後，都有一個非正式的講話，杜輝兄弟會給聽眾介紹「真誠的敬禮聖母」，如同聖類斯葛利寧所教導的一樣。John Murray 在他有關聖母軍的根源的著述中說：「如果有人要追尋這個組織在它首次正式會議之前的族譜時，它正是透過這些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的非正式會議所建立起來的。」由一開始，聖類斯葛利寧的「真誠敬禮」的精神，便被當作是這個團體的祈禱生活的主流。那尊「環視」會議的聖母像，就是萬福母后或無原罪聖母像。這尊聖母像，就是在1830年聖母顯示給聖女加大肋納的模樣，象徵着聖母軍神修觀的特殊真理，聖母就是諸寵中保。

最初這個新團體被名為慈悲聖母會(Association of Our Lady of Mercy)。首任團長是 Elizabeth Kirwan 太太，是一位紐西蘭人。聖母軍的名稱始於1925年。隨著聖母軍的發展，拉丁文的名稱如支團、區團及總部，相繼被採用。在1922年，首個為女孤兒而設的宿舍，首先在都柏林的 Harbour Street 開放。1927年，另一個專為無家可歸及貧窮男士而設的「晨星」宿舍，又開展工作。三年後，專為女孤兒和未婚媽媽而設的「天上母后」宿舍亦開放。1927年，第一個在都柏林以外地區的分部 Waterford 成立。翌年，第一個海外分部在格拉斯哥(Glasgow)開展。不久，英、美及印度已有很多支團成立。今天，教會大部分的教區，都有聖母軍，甚至已獲得羅馬教廷的准許而為東正教會的成員創立支團。

